



林哥儿命苦,从小没了娘。那张挂在堂屋东墙颜色发黄的相片,几乎承载了他所有的母爱。

林哥儿的娘什么都没留下,给他留下了瞎眼的爷爷和聋耳的父亲。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影响林哥儿童年的快乐。做完作业,他和我们一起去砸钱堆、飞纸角、拍火柴花。林哥儿腿不好,从来不玩跳方。我们跳方的时候,他在一旁静静看着,笑咪咪的,似乎也体会跳方的乐趣。

砸钱堆,林哥儿是很有眼力的。他有一枚铜板大小的小铁饼,视若珍宝。我亲眼见过他将铁饼装进火柴盒,再放入饼干盒里,如同寺庙里保存佛骨舍利一般。林哥儿说,那是从侯公庙的水塘边捡来的。于是每次放早学,我们都带着树枝和吸铁石去水塘边找铁饼,但除了几枚“元宝”,从未有人寻到铁饼。过年得了压岁钱,换来“铅角子”(硬币),摆在平砖上,林哥儿举着铁饼,对着平砖上的“铅角子”瞄了瞄,手腕发力瞬间甩出铁饼,一分、二分、五分如雪片般飞溅开来……“好!”一旁看热闹的大人们也不禁喝彩起来。

两个猎人扛着竹竿标枪来庄上捉“黄仙”,林哥儿紧跟猎人却又不肯靠得太近,因为惧怕猎人身边游走的猎狗。猎人在一处草垛四周拉起绳网,举起标枪往草垛里捅。猎狗异常亢奋,东突西奔,左右嗅探……“黄仙!”伴着林哥儿的惊呼,一只黄鼠狼从草垛里窜出,横冲直撞。狼狗狂叫着冲过去,死死咬住黄鼠狼。猎人将“黄仙”装进口袋,转过头直夸林哥儿眼睛尖。

应朋友邀请,去位于邓桥商业城内的鸿福记酒店小聚。这家经营20多年的酒店,我比较熟悉,因为酒店老板管红钰原本是市政府秦园宾馆(一招)的主厨。

因工作关系,我与管红钰曾多有接触。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上午省委领导率队来邮慰问,中午需准备自助餐。任务紧迫,我和接待办的同志迅速与秦园宾馆总经理及主厨逐一对接落实。经过半天紧张的筹备,适应寒冬季节日且有高邮特色的自助餐制作完成,得到就餐各级领导的一致称赞。这也让我对管红钰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秦园宾馆改制后,管红钰自主创业,这需要勇气,但更具备底气。他初中毕业后就来到政府一招拜陈维书大厨学习厨艺,

林哥儿

□ 胡小飞

林哥儿家除了电灯,再无其它电器。炎天暑月,都在屋外过夜。吃过晚饭,他和父亲用长凳架起两张门板,挨着凳腿绑上小竹竿,支起一顶麻布蚊帐。夜深了,月光倾泻,村庄通明得如同白昼,林哥儿点燃两根蒲棒插在不远处,钻进帐子。父亲不会讲故事,他只能看着扑闪扑闪的萤火虫,听着唧唧啾啾的虫子叫声,风吹半夏,婆娑树影,年复一年。

林哥儿长得瘦弱,除了过年过节,他家很少见荤腥。林哥儿也很少吃零食,他最丰盛的零食来自亲戚结婚的几块喜糖和拜年时乡人给的糕饼糖果。初一拜完年,他将拜年的果食分门别类装进饼干盒,一个正月,林哥儿是幸福的,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

“当当——当当!”仿佛只有夏先生能够敲打出这样极富韵律的钟声。多少年以后,我还经常回忆起这样的钟声。迷糊中见夏先生左手夹着课本,高举右手拉绳敲钟。我在奔跑中不慎摔倒,愕然惊醒,方知梦境而已。迟到了要被罚站,交不齐学费也要被罚站。每年开学,交不齐学费的学生靠着教室南墙站成一条长龙。一周下来,只剩林哥儿和安子。安子家贫,从小父母双亡,是爷爷一手带大的。他们每天倚在南墙边早读,趴在窗台上听课,时不时眼神

碰撞,相互勉励。

林哥儿和安子回教室上课了,学费减半。即便如此,林哥儿的学费还是要等到夏秋收以后才能交齐。

升了初中,姑父给林哥儿弄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很破旧,不时发出“咔咔”声响。林哥儿每天天不亮起床,睡梦中的人们听见动静,便知道他上学去了。东大圩路土风尘,一夜风雨便泥泞不堪,瘦小的林哥儿只能推着车艰难行走。父亲追上林哥儿,将车扛在肩上,两个身影,一前一后,消瘦徐行。

中专毕业,林哥儿没有去国家分配的单位报到。他告别父亲,独自前往苏州找工作。

两个多月音信全无,父亲坐立不安,责怪林哥儿不听话。

终于等来了林哥儿的消息,父亲和姑父赶到昆山。林哥儿告诉姑父,为了找工作,他辗转苏州各地,白天以馒头面包充饥,晚上和几个同学挤在狭小的旅馆里。后来为了节省开支,他同求职的打工人一起在公园的凉亭里过夜……姑父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大声告诉父亲林哥儿的境遇,父亲心疼落泪,不再言语。

林哥儿在昆山买房置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父亲去世后,老屋日渐残破。林哥儿翻建了老屋,每年春节,他都带着家人回到庄上。林哥儿和伙伴们聊着童年的故事,他脸上带着笑,正如早年那个正月里的林哥儿一样。

还是那个味道

□ 王鸿

后又去北京江苏饭店见习深造,更有在一招多年实践的磨炼。如今,在邓桥商业城内,鸿福记酒店还是小有名气的。

走进鸿福记酒店,装修简洁朴实,每间包厢内挂有一幅管红钰制作的剪纸工艺品,显得那样淡雅。管红钰上学时,曾学过美术。他个子高,俊朗,总是留有稍长的卷发,颇有艺术家风范。烹饪是一门技能,也是一门艺术,厨师需要艺术的熏陶。

食材新鲜、搭配合理、摆盘讲究、咸淡适中、色调清爽,这是在当晚品尝了一道道菜品

之后,我对鸿福记酒店的总体印象。之后,设家宴、请朋友小聚我又去了几次,大家都觉得不错,特别是对酒店将季节时令菜、里下河特点菜、酒店特色菜充分有机结合,给予了较高评价:醉虾、熏鱼、炆荠菜等冷盘时新分量足,金丝鱼片、软兜长鱼、清炒虾仁等炒菜丝滑爽口,莴笋咸排、汪豆腐、黑鱼片汤等大菜香气扑鼻,大锅贴替代包子别具一格,保持了原秦园宾馆那清爽可口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秦园宾馆在改制前,一直是政府的主要接待场所,形成了独特的菜品风格,其制作的金丝鱼片、软兜长鱼、雪花豆腐等菜品,在邮城烹饪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酒店众多、行业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鸿福记酒店依然坚守、传承、创新着原秦园宾馆(一招)的老味道,实属不易。

名厨

□ 周立鸣

姜传宏几十年如一日,把餐饮工作当作事业来做、当做文化来做。他是国家高级烹饪技师、中国淮扬菜烹饪大师、江苏省餐饮业领军人物、江苏省功勋厨匠、扬州名厨主席团委员、高邮烹饪协会副会长。

姜传宏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高邮饮食服务公司工作。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拜师学艺,嘴勤眼尖手快,很快就成为单位的骨干。1980年,姜传宏被饮服公司选派去省商业专科学校进修,认真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烹饪史》《随园食单》等理论课,实践课上更是专心细致观摩每一道菜的制作流程,在色、香、味、形上做功课,从民风民俗中把握淮扬菜的精髓。应该说,在省商校的厨艺学习培训,为他的厨师职业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较强的操作能力。姜传宏从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一遇到有与省内外名厨交流切磋的机会,都虚心学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丰富自己。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姜传宏下岗不失业,凭借自己过硬的餐饮手艺,于2000年创办“川泓大酒店”,闯出了一条新路。如今年过七十的姜传宏,视培养厨匠为己任,把“川泓”这块金字招牌转给他的弟子经营。这两年川泓酒店的生意继续红红火火,就是高邮餐饮市场对他品牌的认可。

文化与美食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文化为美食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土壤,推动着美食不断创新和传承。姜传宏在高邮籍著名词人秦少游、当代作家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美食文化元素,推出了具有高邮地方文化特色的汪氏家宴、少游宴、高邮湖鱼宴等食单。他的菜肴、拼盘更多地融入文化意境,让食客通过品尝美食,在视觉、味觉、嗅觉的全方位、多角度中,感受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

搗锅,是我们老家一带的方言,就是垒砌锅灶。

搗锅是有讲究的。首先购置好大小不等的铁锅和汤罐,并备好砖块、黄泥、石灰、纸脚等,然后选一个“宜作灶”的吉日,约请来搗锅手艺好的瓦匠大师傅。因为锅搗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铁锅受热的快慢,影响柴草的节省与浪费。

我的老家那里有个叫晏鹤山的瓦匠,是方圆十多里有点名气的搗锅大师傅。我们家下放在乡下的那段时期,家里几次搗锅修灶,都是请的晏师傅。晏师傅手艺好,做事地道,他搗的锅不钝、省柴。他到搗锅现场,不是立即动手做事,而是先点着一支香烟,在屋里屋外绕着看个遍,思索片刻后,方才开始用石灰水放样。晏师傅搗锅,主家想到的事,他已经想到了,主家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替主家想好了。他会在灶壁上带一个灶王爷神龛,位置适宜,造型别致;他会利用灶台构造的空间,恰到好处地带几个壁洞,哪里放油壶,哪里放盐钵,哪里挂铜勺、铲子、菜刀、洗锅帚子,都考虑得周周到到;在灶台尾部的墙上,他会用石灰泥粉饰一块四五十分公分见方的立面,在上面用小灰刀刻画出一条

1975年5月,我下放去了宝应湖农场,至今已过去五十年。

当时高邮农村也接纳下放知青,城乡也就三五十里,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父亲有个小九九。那时各样生活必需品都实行计划供应,粮油布票,定人定量。他说,万一哪一天农民兄弟进城,刚好要来歇一脚,我们拿什么款待人家?爱搭不理,招待潦草,就对不起大老远而来又是难得进城的农民兄弟。儿子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待“老师”的态度,决定“学生”今后的命运。假如倾其所有充硬汉,那今后的日子又如何“计划”下去?所以,思来想去,不如下放得远一些,省却这些顾虑。何况,宝应湖农场还是国有单位,劳动有工资拿呢。

去宝应湖农场,直线距离也就百十来里,但行

搗锅

□ 赵旭东

栩栩如生的鲢鱼。农户家通常搗的三案锅,他像算好了一样,到落日时分,一座漂漂亮亮的锅灶就搗好了。

锅搗好的当晚,有个“热锅”(又叫“暖锅”)的仪式,主家要留晏师傅吃顿晚饭。热锅一般是由外婆外公或舅舅舅母等至亲买些菜来,如鱼、肉、豆腐、粉条等,用新锅灶做几样菜肴。饭菜做好了,先敬灶王爷;然后,大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热热闹闹,以庆祝新锅灶大吉大利。席间,晏师傅还是不怎么说话。他酒量不大,别人敬酒,才端起杯子抿一小口;他起身敬酒时,声音不高:“不会喝酒,敬各位,各位随意!”他不吃菜,偶尔吃,筷子很小。大家夸晏师傅手艺好,他浅浅一笑:“过奖,过奖。”锅灶搗得好,大家吃得好,喝得好,说得好。家里弥漫着浓郁的鱼肉菜肴的香味,还有新锅灶吐出的淡淡的石灰碱性味道,生活的烟火气十足。

就去宝应湖

□ 陈忠友

船需要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船上,看沿途的风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说逐渐荒凉,城乡差别就此凸显出来。从今往后,一般人就是赤脚巴天戴草帽、面对黄土背朝天的一群人,早上“急冲冲”,归来“黑通通”,唯有不同的,被人呼之为“知青”。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没有想过要在宝应湖“扎根一辈子”,这是真心话。即便是那些开始恋爱的男女知青,好像也不希望在宝应湖生根开花,他们借此打发枯燥而又劳累的日子。我给自己假定的时长也就四年,因而一天天数日子。时间过去任

灯绳

□ 刘明

老屋的土墙上至今悬着一截断绳,焦黄的麻线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段被时光凝固的念想。我总疑心它还在等待谁的手去拉拽,让那个早已湮灭的黄昏重新亮起来。

那年春天县里架电线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正蹲在堂屋门口扎笤帚。金黄的黍子穗在他粗糙的掌心跳跃,忽然被门外邮差的铜铃声惊得四散。我看见那张红头文件在父亲指间簌簌发抖,仿佛振翅欲飞的红蜻蜓。母亲在灶间揉面,面粉的白扑簌簌落在蓝布围裙上,像落了一场早来的雪。

装电灯那日,整个村子都在沸腾。穿灰布工装的电工踩着木梯攀上房梁,檐角去年新垒的燕窝里探出三五个毛绒绒的脑袋。父亲在梯子下仰着头,古铜色的脖颈绷成拉满的弓弦。老电工从帆布包里掏出玻璃灯泡的刹那,母亲突然用围裙捂住嘴——那晶莹的圆球多像从月亮上掰下来的碎片啊。

暮色初临时分,灰扑扑的麻绳终于垂在了堂屋正中。十五瓦的暖光漫过裂纹纵横的土墙,惊醒了沉睡在墙缝里的岁月。八仙桌上的油渍突然变得清晰可辨,母亲纳了一半的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像群星找到了归处。小妹把影子投在糊报纸的墙上,手指变幻出孔雀与山峦。祖父的旱烟袋明明灭灭,烟圈追着光柱里的尘埃盘旋而上,在熏黑的房梁间织出淡蓝的雾。

从此每个夜晚都有了仪式。父亲总要等全家坐定才肯拉动灯绳,仿佛开启某个庄严的宝匣。开关“咔嗒”的脆响里,光瀑倾泻而下,瞬间填满三间土屋的所有褶皱。母亲在灯下拆改我们的旧衣裳,银针挑起的光斑在她鬓角跳跃;父亲就着光亮修整农具,铁器与木柄的磕碰声里溅起细碎的金星;我和弟妹趴在条凳上写作业,铅笔划过糙纸的沙声,竟比白昼时多了几分清越。

最难忘停电的雨夜。狂风撕扯着窗棂上残破的塑料布,煤油灯昏黄的光圈里,全家人挤坐在床沿听雷声。父亲突然起身摸索到灯绳,轻轻一拽——当然没有光。但那个习惯性的动作让黑暗裂开缝隙,我看见母亲眼底摇曳的灯花,看见父亲手掌上经年累积的茧,在虚无中依然保持着握紧光明的形状。

去年深秋回乡,老屋的椽木间已结满蛛网。那截风干的灯绳依然悬在当年的位置,细看才知不是麻线,而是岁月搓捻成的丝。夕照穿过缺角的窗棂,土墙上浮动着我童年的影子。恍惚间又听见“咔嗒”轻响,十五瓦的黄昏重新亮起,照亮梁间燕窝里半片羽毛,照亮墙角陶罐上龟裂的冰纹,照亮所有被电流熨烫过的旧时光。

夜色漫上来时,我站在长满荒草的院中回望。三间土屋沉默如搁浅的船,唯有那截灯绳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洒落一地晶莹的星星。

一双拥军鞋

□ 丁长林

1945年12月份,高邮城临近解放的前一月,沿北门城外的百姓人家,都住着准备攻城的新四军。我家也和众人一样,住了一个班的新四军。班长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姓高,不知大名叫什么,班上的战士和我们家人都叫他高班长。那年我才八岁,也跟着叫他高班长。他很喜欢我,只要他闲下来,我就要他讲战斗故事给我听。

高班长住在我家借来的门板放在堂屋上当床的。临近战斗前夕,高班长领着全班战士学习军队纪律和进城行为举止及一些文化知识等。有一天晚上高班长和战士们都熟睡了,我母亲突然发现高班长穿的那双鞋鞋帮已磨破,鞋底即将磨透。穿着这双鞋,怎能爬城墙打仗消灭敌人?于是母亲将鞋的大小尺寸记了下来,第二天就开始糊帮骨、纳鞋底,着手为高班长做双新鞋。

我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只花了两天时间,就为高班长做好了鞋,又经我父亲皮匠的手艺,更加锦上添花。

1945年12月25日,高班长一早接到命令,打起被包,归还借来睡觉的门板,准备攻城。这时我母亲将高班长按在凳上,为他穿上十分合脚的新鞋。高班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含着热泪接受这推辞不掉的关爱。

光阴似箭,当年住在我家的那位高班长,离开高邮27年后的一天,回来看望我母亲。此时的他已是一位穿着中校军服的军官。他来到我母亲面前,双脚立正,举手行军礼,高喊了一声:“大娘,您好!我是27年前住在您家,接受您那双拥军鞋的小高呀!”

月,我觉得走完了十六分之一的艰辛;一年晃过去,我感到离新生活更近了一大步。

在宝应湖农场,我还真待了足有四年。1979年7月,我随大队人马一起返城。

说实话,农场四年,我没有学到什么农业技术活,不开拖拉机,不扶犁把子,食堂炊事也没沾过,只用大锹挖土,用镰刀割柴,用双手插秧,用肩膀扛笆斗,队长分配什么就做什么。有人憋着劲肩挑200斤,我只是努力挑上150,出类拔萃的快乐我无法享受。对于选种、育秧、码草堆,充其量就是打个下手。红旗招展下,全体人员挖大河,拼的是耐力;麦浪滚滚,稻花飘香,我只深知“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没有从中感觉到有什么诗意浪漫。唯一值得骄傲的,我学会了手推独轮车,在雨水里,赤着脚,蹒跚滑向前行。